

法庭内幕·局长女儿·事业单位·宣传部·炒官·空缺·调动·劳模主任

幸福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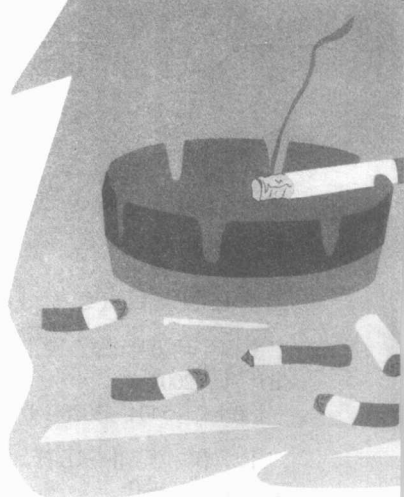
XINFUSHENGHUOWANNIANCHANG

万年长

石钟山
等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- ◎ 幸福生活万年长
- ◎ 法庭内幕
- ◎ 局长女儿
- ◎ 事业单位
- ◎ 宣传部
- ◎ 炒官
- ◎ 空缺
- ◎ 调动



幸福生活 万年长

石钟山
等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生活万年长/石钟山等著;金在胜编选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3.4

ISBN 7-5404-3028-1

I. 幸... II. ①石...②金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5769 号

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

幸福生活万年长

王跃文 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责任编辑:汤亚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厂印刷

*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.875

字数:311,000 印数:1-10,000

ISBN7-5404-3028-1

1·1999 定价:22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1	幸福生活万年长	石钟山
42	法庭内幕	刘继安
112	局长女儿	李春平
169	劳模主任	叶向阳
209	事业单位	曹明霞
231	宣传部	邓宏顺
257	炒 官	田东照
283	空 缺	老 孔
309	调 动	愚 民



幸福生活万年长

石钟山

老部长退休几个月后，机关里进行了一次调整，结果人事司的杨司长被调到教育宣传司去了。教育宣传司是有司长的，杨司长只能和原司长并列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都看出来，新部长不待见杨司长，从要害部门把她调整出来，给她安排了一个闲职。教育宣传司的司长老郝，年龄也并不比杨司长大几岁，正如日中天，离退休的日子还遥远得很，大家就预感到，杨司长的日子并不会太长了，下次再调整，杨司长说不定就被交流走了。

杨司长和老部长关系不错，以前杨司长曾给老部长当过秘书，那时的老部长还是副部长，人也比较年轻，杨司长那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，还没有结婚，扎着两根辫子，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，青春得很，也很清纯的样子。老部长很喜欢这个小丫头，就让她当了自己的秘书。里里外外，东南西北地和他跑了好几年，关系自然不错。终于有一天，当年的杨司长恋爱、结婚了，结婚的女人就有了许多不便，于是老部长忍痛割爱，又换了一任秘书，杨司长就到人事司当了一名副处长，不久又当上了处长。老部长从副部长升为部长后，杨司长的日子也就如日中天了。先是副司长，后来就成了机关人事司的司长，让人

幸福生活万年长



瞩目得很。后来机关里就有了一些说法，老部长是认了杨司长为“干女儿”了。当然这个干女儿是要加上引号的，说有一次老部长，那时还是副部长出差去外地检查工作，闲暇时，当地安排副部长去一处名山游玩，途中两人在场的情况下，副部长是拉着杨秘书的手走的，这一情节被随行人员无意中拍到了一张照片，后来那张照片辗转着被传到了部里，许多人都看到了。副部长是满面春风的，小杨呢，当然也是一脸的甜蜜。这是证据一，还有证据二。杨司长现在的爱人老周，是老部长亲自给介绍的，因为在这之前，小杨谈了几次恋爱都失败了，失败的原因不详。反正，那些日子小杨的样子失落得很，眼泪汪汪的，似刚哭过，又有随时要哭出来的意思。那时人们背地里就传说：小杨都这样了，好男人谁还要她。不久，老部长亲自出面，在另外一个部为小杨介绍了一个男人，就是现在杨司长的丈夫老周。老周那时还是小周，一点也看不出进步的意思，只是普通处室的一个普通科员。据说是老部长的一个小老乡，两个人的老家是一个县。很快小杨和小周就结婚了。婚后也没像人们预想的那样闹出多大动静，平静得很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小杨在婚后，莫名其妙地就瘦了下来，很活泼、青春的一个姑娘，日渐沉默寡言，人似乎失去了水分和滋润。又过了不久，小杨就不给老部长当秘书了，而成了人事司的一位副处长。

杨司长的爱人老周，果然如人们预料的那样，没什么大出息，混到现在，只混了一个副处长。他现在住的房子，自然是杨司长的司局级房子，很宽大，四室一厅，于是老周就越加地不思进取了。上班、下班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了，周末的时候，叫上黄小毛等人，喝点小酒，再打一会儿麻将，日子也就这样了。老周经常对黄小毛等人说：我当什么官，有小杨一个人足够了，还不够累人的呢。

黄小毛等人就附和着说：那是，那是。

杨司长一不受新部长待见，被调到教育宣传司当并列司长

后，黄小毛的日子就立竿见影地起了变化。变化最明显的自然是处长老郭。老郭这些日子，背着手，挺着胸，就是和黄小毛走一个对面，他也跟不认识似的，就那么扬长而去，看得黄小毛一愣一愣的。处里的人都知道，黄小毛是杨司长的人，黄小毛是杨司长爱人老周的同乡，如果细说的话，两人不仅是同乡，还多少有些亲戚关系。黄小毛大学毕业那一年，回老家一趟，在老家找到了老周的地址，到北京后，就找到了老周。老周离开老家时间长了，对黄小毛自然没有什么印象，亲不亲家乡人，老周并没有忘本，况且又不能让老家人小瞧了。在和黄小毛喝了几杯小酒之后，当着黄小毛的面就拍了胸脯：你的事我包下了，一会儿跟我回家见你嫂子去。

果然，在那天晚上，迷迷糊糊的老周带着同样迷迷糊糊的黄小毛回到了家里。杨司长早就到家了，正坐在书房里看文件。老周就很豪气地说：杨司长，你出来一下。

杨司长就出来了，在家里杨司长一点也没有司长的架子。

老周就打着酒嗝说：这是黄小毛，我同乡，今年要留北京，你给闹一下。

说完把黄小毛早就交给他的个人简历拍到了茶几上。

杨司长没说什么，把那份简历拿回了书房。

那一刻，黄小毛觉得老周这人够意思，豪气得很，这人以后我交定了。

果然，没多久，黄小毛就留京了，并且在杨司长那个部里，现在黄小毛在机关管理处工作。后来，黄小毛去杨司长家次数多了，觉得杨司长和老周两人的关系有些怪，怪在哪里，他一时也说不清。按年龄和在机关工作的资历，老周现在才混了一个副处长，于情于理都很说不过去，理应在杨司长面前短半个头才是。现在却反过来了，杨司长在老周面前样子理亏得很，似乎杨司长有什么把柄被老周抓在手里，她处处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，老周则男人得很，威风八面的样子。



老周的单位黄小毛也去过，在老周的单位里，老周则完全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。人人都可以和老周开玩笑，没人把他的副处长当回事。细想也是，那么大的部级机关，处长、司长，还有调研员等等，哪个不比老周的职位高，自然没人把老周放在眼里。机关一大，就官多兵少了，老周那个处，一个处长，他是副处长，另外只有两个兵了。在机关里，老周自然找不到副处长的位置。那次黄小毛去老周的机关，亲眼看见老周扛着机关分的大米，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，给司长送去。

老周单位的司长很司长，黄小毛看见老周给司长送大米时，脸上是微笑的，敲门声也是小心翼翼的，那时，他多么希望一头闯进去，把大米从肩上放下来呀。老周那天下午，扛着机关分的大米，一趟趟、一次次往返在楼道和各领导的办公室。晚上下班的时候，老周的大米是黄小毛给扛回去的。那天，黄小毛的心里对老周这人就多了几成感慨。

4

鉴于黄小毛和杨司长这样一层关系，现在杨司长不被新部长重用了，黄小毛的地位也就江河日下了。

处长老郭不仅目无黄小毛，而且感情明显偏向于小宫、小洪两人了。小宫是和黄小毛同时进机关的，小洪则晚一些。据说小宫是处长老郭的关系，但表面上看不出来。老郭快到年龄了，前一阵子正为改巡视员而奔走，巡视员不是职务，只是一个行政级别，巡视员可以是副司级，也可以是正司级，那只是个待遇。按老郭自己的话说：我费劲巴力地在机关干了大半辈子，怎么着临退了，也得弄个副司级待遇吧。

杨司长还是人事司长的时候，老郭对黄小毛很客气，他要弄个副司待遇，没有人事司填表盖章那是万万不行的。那一阵子，老郭把黄小毛看成自己亲弟弟似的，不时地在下班后，领着黄小毛去下馆子。几杯酒之后，郭处长就掏心挖肺地说自己这大半辈子如何地不易，然后又苦口婆心地教一些黄小毛在机关的立足之本。在一个环境里能混下去，总是有些道道的，老

郭就把自己的道道交给黄小毛，前车之鉴，语重心长。黄小毛明白，老郭是想让他在杨司长那里做做工作，那一阵子，黄小毛差不多已经被老郭打动了，他已经开始计划把老郭引荐给老周，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。没想到的是，杨司长被调离了人事司。

郭处长对自己的态度也就急转直下了。

二

这些日子，处长老郭经常把小宫叫到自己办公室去。黄小毛知道，那是老郭在寻找一种心理安慰，非常时期的老郭需要有一个不停地出现在身边，说些安慰话。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老郭，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时候，多么希望有一个巡视员的头衔去安慰他失落的心灵啊。黄小毛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秘密可言，这么大个部，上面还有那么多司长副司长的，处长老郭知道的东西不会比他们知道的事多多少。眼见着黄小毛这条路走不通了，既然小宫是老郭的人，在这种时候，老郭希望把小宫牢牢地抓住，否则到退休的时候，一个人也没交下，再回机关时，连个打招呼的人也没有。

即使这样，黄小毛还是感到深深的失落。老郭要退下去，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，处长的人选问题，也有可能从外面调进来，但也不排除在本处解决。黄小毛到机关工作已经十几年了，比小宫小洪都要早上两年。如果杨司长还在位的话，他是很有竞争力的。在这之前，他去杨司长家闲坐时，杨司长的爱人老周是拍了胸脯的。杨司长当时也在场，她没说什么，只是冲黄小毛含蓄地笑了笑。那一刻，黄小毛感到很幸福，那时他就畅想，自己现在才三十多岁，如果能当上处长，混上几年，说不定能弄个副司长什么的，干上了副司长，离司长也就不远了。这辈子，也就知足了，还想咋的。回到家后，他就把自



己的蓝图冲爱人小于说了，说得爱人小于也相当激动，她面色潮红地说：你要真有那一天，我也算没白嫁给你。

黄小毛老家是农村的，他在北京成家后，老家人听说黄小毛在北京混得不错，便前赴后继地来到北京，让黄小毛给安排工作。黄小毛哪有那么大本事，无奈之下，只能把老家这些沾亲带故的人安顿在家里，好吃好喝地招待几天，领到天安门广场照张相，故宫门外转一圈；进去是不可能的，门票好几十一张呢，况且一进去就得大半天功夫，黄小毛既搭不起钱，也搭不起时间。顶多了到中山公园里转一转，然后给老家来人买上一张车票，送走了。

长此以往，黄小毛的爱人小于就很有意见，称小黄老家来人为难民，有时把持不住自己，免不了摔摔打打的。黄小毛脸上就有些挂不住。小于就是北京本地人，读书读的是中专，涵养上就差一些，弄得老家来人，脸上也红一阵白一阵的。本想还要多住上几天，最后挣扎一下，看看黄小毛能不能在偌大的北京给找一份活干，让自己也尝尝做北京人的滋味。滋味倒是尝到了，竟是另一番样子。在黄小毛送这些乡人去车站的路上，乡人们叹了口气，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黄小毛。黄小毛觉得挺对不住乡人的，一激动就买了张站台票，把乡人送上了火车，火车开动一刹那，黄小毛挥动着双手说：招待得不周，欢迎下次再来。乡人就说：啥时候回老家，我请你喝酒。这么一说黄小毛脸就红了。乡人来家这么长时间，还没请人家喝一次酒。

黄小毛就两头愧疚，在爱人小于和乡人中间，他觉得里外不是人。于是就盼着自己当处长，副司长什么的，到那时，也许就能为乡人和家里做点什么了。于是，他把宝都压到了老周身上，他早就看出来了，同乡老周的话比杨司长的话还管用。也就是说，杨司长很买老周的面子。

有一次，黄小毛和老周打完麻将，那天黄小毛赢了二百

多，于是就请老周去喝酒。一夜没睡觉，酒还没喝多少，老周就上头了，然后就晕晕乎乎地说：杨司长在你们眼里是司长，在我眼里她不就是个女人嘛，她要不是女人，能有今天……话说到这，老周知道自己说走嘴了，便不往下说了，红头涨脸地喝酒，黄小毛多少也听出了老周那层意思，便应声说：那是，那是。那是什么，全都在不言中了。从此，他坚信，杨司长是有把柄攥在老周手中的，交下老周这个朋友，就算把杨司长摆平了。

老周没什么爱好，一到周末约上几个人打上几圈麻将，有时老周就把麻将桌开在自己家里，反正司局级的房子，很宽敞，有时到了吃饭时间，杨司长还要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。每次打麻将的人，差不多都是固定的，老周单位的两个人，都是仕途上混得不如意的，当着处长或副处长，没有升上去的意思了，每到周末便都积极地打麻将。另外一个人就是黄小毛。刚开始老周喊黄小毛打麻将，黄小毛感到受宠若惊，后来他才发现，自己是在给老周等人当牌架子。黄小毛每次玩，差不多都要输上几十，有时上百。刚开始他是不好意思赢，后来每次赢了点钱，散场的时候，都要被老周喊去喝酒。结果每次都是黄小毛结账。一来二去的，黄小毛才发现，为交老周这个朋友，他是在变相投资。投点资也没什么，反正曙光就在前头，有些人想投资，还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呢。

刚开始，爱人小于也有意见。一是孩子小，一到周末本想喘口气，黄小毛就去打麻将了，每次不仅没有进项，反而还要失去一些。小于有意见很正常。后来黄小毛就给小于做思想工作，讲这是一种变相投资，等以后整出头来了，别人就开始往他身上投资了。反过去讲正过来讲，头发很长的小于终于听明白了，为了将来，她把不满埋在了心里。

这天周末，小于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，发现孩子发烧。给孩子吃了些药，孩子就睡下了。黄小毛吃完饭，本想坐下来



看会儿电视，这时电话就响了，他接电话前，想到这个电话说不准是老周打来的，结果真的是老周打来的。

老周在电话里依旧急火火地说：小黄，快来，就差你了。

黄小毛这两天心情不好，杨司长都这样了，他觉得这几年投资的努力白费了，在这之前，他下决心，再也不和老周他们玩什么麻将了，就此收山吧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老周叫魂的电话就打来了。

黄小毛本想解释一下，找个孩子生病的理由把老周回掉算了。还没等他说话，老周在那里不容置疑地说：快来呀，别磨蹭。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黄小毛拿着电话，心想：你牛×什么呀，你老婆都不被人待见了。可黄小毛一放下电话，还是习惯地去穿外衣，摸摸兜里带的钱够不够。这时小于翻着眼睛冲他说：还去投资呀，你傻不傻呀，杨司长啥都不是了，还有这个必要么？

8

黄小毛想：这是最后一次了。

想完还是关门下楼了，黄小毛又想，这是惯性，想改变自己这种惯性真的很难。

黄小毛来到老周家的时候，果然发现人都到齐了，麻将桌也支上了，杨司长正热情地为每个人的茶杯里续水。轮到黄小毛时，黄小毛这回没动身子，也没说客气话，以前，他是从来不好意思让杨司长为自己倒水的。现在他有些放开了，心想，反正我是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了。

抽空的时候，他瞟了几眼坐在电视前的杨司长，杨司长似乎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在电视机前停留的时间长了。若在平时，她早就回到屋内，不是看文件，就是接电话了。黄小毛看到这，就有些失落，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杨司长。

牌打了一宿，黄小毛放得很开，居然破天荒地赢了一百多。大家纷纷离坐时，老周用眼睛看他，那意思黄小毛明白，是想让另外两个先走，然后两个人到外面馆子里吃一顿去。黄

小毛没理会老周的眼神，似说给老周也似说给自己听：孩子病了，我得先回去了。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黄小毛刚一推开家门，电话就响起来了。小于正在劝女儿喝药，看样子小于把好话都说尽了，女儿坚信一条，药是苦的，说死也不喝。这时候黄小毛进来，小于就没好气地把喂药的勺子摔在碗里，指桑骂槐地说：不吃，你就等死吧。又冲呆站在那里的黄小毛说：还不接电话，打麻将有功了？

黄小毛这才反应过来去接电话，电话是老周打来的，老周上来就说：你小子也太势利了，你们杨司长还没怎么着呢！说完便把电话挂断了。

黄小毛握着听筒，这边是女儿的哭声，一时间，他竟不知身在何处了。

三

黄小毛的心情，此时此刻可以说是五味俱全了。他不相信，自己的命运就这么差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。

这时黄小毛又想起了小尉。小尉是他上大学时的女朋友，小尉人长得很滋味，哪都圆鼓鼓的，个子不高，上学的时候，活蹦乱跳的，很讨人喜欢。黄小毛自然也喜欢，眉来眼去的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就好上了。小尉接吻的技巧很高，常吻得黄小毛上气不接下气的，每次接吻黄小毛样子极其痛苦，脸色苍白，气喘吁吁，但浑身又似通了电似的那么乱抖一气。毕业前夕，两人都发誓留在北京，只有那样两人才能白头偕老。他们在一起山盟了，海誓了，理应在一起白头偕老了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，小尉在北京联系的单位最后告吹了，小尉只能回福州了。临分别的那一晚，两人都有了垂死的模样，他们在校园外的公园里，吻了一会儿，又吻了一会儿，生离死别的样子。





黄小毛咬着牙说：没关系，以后再想办法，总会有办法的。

黄小毛在最后时刻找过老周，把自己和小尉的关系冲老周说了，老周就噙着牙花子说：难，难了，你怎么不早说，现在各单位留京名额都定了，没办法了。

小尉闭着眼睛，偎在黄小毛的怀里，两只手不停地在黄小毛的胸前抓挠着，似乎自己要钻进黄小毛的胸里面去。

两人都很有激情的样子，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相见了。这种情绪笼罩下，两人似乎都放得很开了。黄小毛的手伸到了小尉的衣服底下，先是在上面摸，后来又向下发展，这次小尉没有抵抗，以前小尉对黄小毛是有警戒线的。摸到要害处，黄小毛颤栗了，小尉似乎很冷静，她突然睁开眼睛冲黄小毛说：你要我，就拿去吧。

黄小毛受到了鼓舞，一翻身把小尉压到了身下，这时，小尉又冷静地说：我留不下北京，你跟我去福州吧。

10

黄小毛听到这，动作僵在那里，身上凉了一半，但他仍压在小尉的身上。

小尉又说：不去福州也行，我留在北京，没有工作，我去打工。

黄小毛彻底冷静了下来，翻身从小尉身上下来，又伸手把小尉的裙子往上提了提。后来两人抱在一起，都哭了。冷静下来的两个人都觉得那一切设想是那么的 unreal，当时的情况是九十年代初，人们的观念还传统得很。

那天晚上，两人不知在公园里呆了多久，他们回到校园的时候，发现宿舍楼已经锁死了。两人没处可去，只好在小花园里坐了一夜。两人相依相偎着，却没有生离死别那种悲凉，两人的脑子，似乎都木了，昏昏的，不知想什么是好。

天终于亮了，小尉从黄小毛的怀里爬起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又拢了拢头，冲黄小毛清晰地说：你看我一眼。

黄小毛认真地看了小尉一眼，然后小尉转身向女生宿舍楼

跑去。当天，小尉就乘上了开往福州的列车。她没有通知黄小毛，黄小毛自然也没法去送她。一段刻骨铭心的校园爱情就这么夭折了。

黄小毛留在北京之后，便有很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，那样那样，或高或矮，或胖或瘦，说心里话，黄小毛一个也没有动心，他见这些女孩子的时候，眼前晃动的都是小尉的影子。小尉一去再无音信，就是有音信，也没有办法。黄小毛是个很务实的人。

再后来，别人就给他介绍了爱人小于。介绍人说：这是小于，北京人。黄小毛一听北京人，眼皮就跳了跳，直到此时，黄小毛也没把自己当成北京人，他总是有一种感觉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他就会让人一脚把他踢走，滚回老家去。见到小于之后，他不知为什么心里一下子踏实了，他甚至没有多看小于几眼，便同意谈一谈了。谈来谈去，就结婚，生孩子了，通俗得很。

从恋爱到结婚，黄小毛也没找到和小尉在一起时的感觉，他就想起一本书上的一句话：真正的恋爱，一生只能有一次。黄小毛不知说得对不对，反正他是这么看的。

后来，他就接到了小尉的电话，电话是小尉辗转着打听到的。他一听到小尉的电话，眼圈就红了。小尉倒很平静，说自己也结婚了。

他问：你好吗？

小尉不加思索地答：就那样吧。

她也问：你呢？

他也说：也那样。

两人就都不说什么了，过一会儿电话就放下了。

从那以后，两人经常通电话，此时两人似乎都各自走出了阴影，一起回忆四年大学的美好时光。一次郊游，以及教室前那棵杏树等等，青春的记忆，永远都是美好的。



有时也说点深入一些的话题。有一次黄小毛在电话里问小尉：你家先生是干什么工作的？

小尉说：跟我一样，也在机关。停了停又说：你问他干什么？

黄小毛就不问了，小尉从来没有问过小于，但小于时时刻刻又都在两人中间存在着。

他们现在通电话很方便，上班时间，单位电话，又不用自己掏钱，不打白不打，更多的时候，两人都在回忆校园生活。回忆来回忆去，黄小毛就有些思念小尉了，是骨子里那么想。黄小毛就说：什么时候出差来北京？

小尉就叹口气说：出差去北京，那是领导的事，这辈子怕是轮不到我了。

黄小毛就想起了自己的单位，出国考察什么的，历来都是部长、司长们去，就连处长也很少去，别说他们了。这样一来，黄小毛就有了许多感慨。

就在这时，处里招来了一个合同工，叫小雨，在处里打字，干些杂务什么的。机关干部都定岗定编，有时忙不过来，只能招这些合同工了，不占名额，不占编制的。

黄小毛见到小雨第一眼时，心就跳了跳，小雨长得很像青年时期的小尉，也是该鼓的地方都鼓，包括说话的声音和动作都像当年的小尉。

时间长了，黄小毛和小雨就熟悉了起来，小雨别看人小，也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机关里的一些事，她摸得门清，她也知道，黄小毛将来是处长的热门人选，于是，她经常地冲黄小毛灿烂地微笑，有时也发点嗲什么的。

黄小毛一想起小尉，就看见了小雨，有时屋里没人的时候，他会伸过手去，在小雨的头上拍一拍。他似乎又找到了当年和小尉在一起时的感觉。

小雨也不反感，抿着嘴笑。

黄小毛似受到了鼓舞，有时大着胆子在小雨身上的某个部位模捏一下，小雨的脸就红了，黄小毛就挺幸福的样子。

有一天，小雨小声地跟黄小毛说：小毛，你这是性骚扰。

黄小毛得寸进尺地把手落在小雨的肩上说：那又怎么了？

小雨不说话，只是笑，现在她的脸已经不红了。

黄小毛有时就大着胆子想：小雨这姑娘不错，要是和她有点什么，也没什么。

黄小毛就觉得这日子有了奔头。

这些日子，黄小毛不知道小雨这姑娘怎么了，总是对自己不理不睬的。

那天，他又和小尉通完了电话，通电话的时候，自然选择办公室没有外人的时候。小宫被处长老郭叫去促膝谈心去了，小洪不知到哪串门去了，办公室里只有小雨在打字。通完电话，黄小毛意犹未尽，走到小雨身边拍了拍小雨的后背。

如果在平时，小雨早就嘻笑成一团了，今天小雨没笑，反倒厉声地说：黄小毛，请你尊重我，别动手动脚的，这样不好。

黄小毛怔在那里，好半晌才说出句：我靠！然后悻悻地走回到自己的桌旁，他开始拼命地喝水，他知道眼前所有的变化都缘于什么。难道杨司长和自己的关系就那么重要？

四

打字员小雨和黄小毛的关系冷了下来，和小宫却热乎了起来。两人此时正在那桃红李白地说一些很不着调的话，小宫不知在哪次饭局上听来了几个黄段子，什么软呀硬的正说给小雨听，不知小雨真没听出来，还是假正经，露出一排很白净的牙，很清纯地笑。然后两人约好，星期六去怀柔的红螺寺。小宫的爱人是一家报社的记者，经常有采访任务，有时一出差十

幸福生活万年长

